

◎文学聚焦

英语国家鲁迅研究渐热

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穷的窗口

李贵苍

·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之中

·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现象，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

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国当代历史》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一文，积极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和《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开创了西方鲁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几十年，鲁迅研究虽未停止，但始终表现平淡，整体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截至本世纪初，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主力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学者。

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在英语国家呈现突破性进展——除发表大量鲁迅研究论文外，自2002年起，英语国家的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专著8本，传记2本，作为中国文学巨匠的鲁迅，在海外学界影响力不断提升。

西方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范围十分狭小，主要集中在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很少涉及散文和杂文，回避左翼时期的鲁迅及其作品。如今态势已大为改观。国际知名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学者黄乐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鲁迅的革命：动乱时代的写作》，从文学、语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鲁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杂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现的人民性。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研究对比历代作者对《庄子·至乐》的改编后，认为鲁迅的《起死》与《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戏剧的形式和情节，辛辣讽刺当时知识界不切实际的空谈做派。

爱丁堡大学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书与现代中国的隐私文化：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两地书》的体裁、形式、风格和内容，还对比中国和5个英语国家的隐私文化，以比较文化的视角还原了以“民族魂”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及其人道主义者形象。加拿大学者保尔·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长达400多页的《阿Q谱系考古学》，以文学分析为主，结合话语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围绕百年阿Q形象的嬗变，穿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历史。

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谭



部分鲁迅作品英译本 徐 摄

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国学者郑爱玲（Eileen J. Cheng）、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专著，也从不同角度广泛深入挖掘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除郑爱玲外，这些学者母语均为英语，并来自多个国家，其中还有像罗琳·布朗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学者。这说明鲁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国一域，而是在英语国家受到更广泛关注。

鲁迅的价值被西方重新发现

随着鲁迅研究在对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队伍的壮大，相关研究方法也实现了突破，鲁迅的价值日益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

杰里米·谭布林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巴

赫金对话和复调理论研究鲁迅小说，认为鲁迅使用白话文创作，其意义与但丁弃用拉丁语而改用意大利语创作《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并认为《呐喊》中的每一个短篇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每部作品都有“复调”效果，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杰里米·谭布林看来，鲁迅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话语结构和形式，具有开拓性意义，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鲁迅可比肩但丁。

卡罗琳·布朗细读《呐喊》和《彷徨》，运用荣格的人格理论，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阴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论，结合鲁迅生平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鲁迅“思想的深层解构”，建构鲁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结构，进而揭示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这本专著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文学界和心理学界一致认为布朗不但实现了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将鲁迅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方法论而言，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专著和传记各有侧重，但都可以归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之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学本体论和纯审美研究的局限，学者们结合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以各学科中的文化关键词为语境，以世界文学、文化、思想史和历史为视野，重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重新认识鲁迅、发现鲁迅、评价鲁迅，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黄乐嫣认为：“从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读者）敬仰等几方面考量，鲁迅文学的国际影响可以媲美马克·吐温、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其他学者还将鲁迅和狄更斯、奥威尔、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不仅客观而且符合事实。

本世纪英语国家的学者运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鲁迅研究从以审美为主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认为鲁迅不仅是世界级文豪，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研究这一现象，可以挖掘“鲁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内涵，进而认识和了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鲁迅研究热潮不减，研究鲁迅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而且是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力无限的窗口。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创作谈

在时代的长河中，以故事为舟

蒋胜男

《燕云台》是我创作的“宋辽夏三部曲”中的一部——辽国篇。为什么是辽？为什么是萧燕燕？这大概是每一个打开《燕云台》的读者对我所创作的故事背景以及选角角度最初的疑惑。

网络小说写历史题材，往往习惯于这样的历史书写：以大一统王朝为背景，写争权、反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权力博弈等。这个类型出了许多精品，但我想，是否可以走另一条路呢？

我想看到另一种历史小说，更想知道在某个“大变局”面前，身处其中的人怎么会想，会选择。站在历史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出路？

从《半月传》开始就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半月？秦一统天下，此前许多网络作家更愿意站在秦国立场上去思考，而有意无意地轻视和贬低其他的立场或观点。但历史是复杂的。秦以法家一统天下，而汉初尚黄老之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而在此后的数千年中，那些消失的王朝，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断让后来者有所受益的文化。现在重看春秋战国有什么意义？在地球村的时代，如何理解他人，如何解决争端，历史值得学习。有时候，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怎样去冲突、对立，而是努力实现多元与共融，这是我在创作中试图去思考的。

《半月传》提供了战国的一角，而以《燕云台》为开端的宋辽夏系列小说，切入到当时时代的另一面。我原本想以北宋作为切入点只写一部，但随着资料挖掘的不断深入，我发现写到北宋，就必须写到辽国，写到西夏，他们对北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代。所以我的计划变成了宋辽夏各写一本书，分别以辽的眼光看宋、夏，夏的眼光看宋、辽，宋的眼光看辽、夏，那段历史就在小说中变得丰盈了。事实上，对于历史题材的网络小说创作而言，仅仅只有一个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历史的触摸，也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一域的限定，而应该站在大历史大视野的格局中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所以我选择在宋辽夏之间不断转移视角，理解他们共存的状态，而不是简单地表现谁对谁错，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成功、谁失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也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一切，都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不管是写春秋战国，还是写宋辽夏，都不只是一个“好人坏人”的故事，而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以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一个个试错踩雷，最终走出或悲壮或豪迈的步伐。在小说中，历史有很多空白可以填补，作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并非盲目，先人们在历史上每一个十字路口的试错和选择，都是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的路标和指示牌。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彼此，也能够透过尘埃让生活在此刻的人整饰衣冠。

这面镜子，我希望它不只是冰凉的反射，更能拥有温情的光泽，亦能从各个角度，反射出历史的群像。写作一部有温度的历史小说，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写一个主角，但主角更像是一艘船，载着时代与故事向前走。也因为有了这个个体的爱恨情仇，读者才愿意静下心来，去关心那个离此时此刻很遥远的时代。

这艘船，可以是一位女性，当然也可以是男性。比起后天赋予的性别壁垒，我更在意的是，谁能够承载起航行的责任，将读者带到真正的历史镜像面前？

（作者系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



蒋胜男近照

张珂诗集《萧月集》研讨会举办

本报电（文一）由中国诗歌网主办的张珂《萧月集》新书首发式暨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萧月集》是诗人张珂所著的一部古体词集，收录了诗人多年来创作的古体词200余首。与会专家认为，这些词严格按照古典词牌和词韵填写，词作意蕴厚重、感情丰沛、质朴真诚、沉郁大气，不但富于哲思，对情感和情绪的捕捉也不失灵动秀美。不论是咏物还是自省，词作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人性的赞美，于细微处体现出诗人的功力和修养。

《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认为，张珂是一个多方面能力突出的写作者，一百余词牌的写作，难度系数非常高。在他的诗中，诗人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多样化表达，《萧月集》体现的情绪既现代又复杂，启示我们深入探索传统诗词创作和当代经验如何形成有效互动，并进而对后者进行命名。

骆英童诗的新维度

木 汀

骆英的《小灰喜鹊不哭了》《流浪猫金刚狼》《小孔雀锦鲤》三首童诗，彼此之间互不关联，但把三首诗叠加在一起，却像一部完整的三幕话剧。三首诗有着共同的主人公“园园”“园园的爸爸”“园园的妈妈”，通过“园园”串起“小灰喜鹊”、一只叫“金刚狼”的流浪猫和一条叫“小孔雀”的锦鲤的故事。

诗中重复使用“三”这个奇数。三位主人公（人物）、三种动物以及截然不同的三种命运或“宿命”——“一个小时后小灰喜鹊不哭了跳进了它的窝里”“雪地上也没有流浪猫金刚狼的脚印”“在树枝上挂上了一片洁白的贝壳/上面写着‘小孔雀锦鲤公主之墓’”。

耐人寻味的是，这三种不同的动物涵盖了天上飞的（《小灰喜鹊不哭了》）、地上爬的（《流浪猫金刚狼》）、水中游的（《小孔雀锦鲤》）——这绝不是巧合。骆英频频使用“三”这个神秘的数字并非偶然，而是他匠心的具象，是他赋予童诗的“维度”。骆英借“三”轻巧地构建起她童诗的三维世界：三首诗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在这个三维空间里，每首诗又形成了新的独立的三维空间。在每首童诗中，他又以人、动物、环境重新建立起一个思辨的三维空间，每个维度充满着神秘、玄妙、变数。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使得童诗脱离了原有审美的“单一”“单纯”。

骆英的三首童诗，不错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引导每个读诗的孩子观照万物生灵，就连每首诗的标题也不放过——希望小灰喜鹊在风雨中坦然起来、坚强起来，所以，命名为《小灰喜鹊不哭了》；要给流浪的猫赋予比野性更坚韧的力量，所以命名《金刚狼流浪猫》；给逝去的“弱者”以美丽的化身，所以是《小孔雀锦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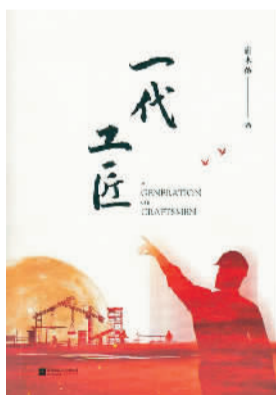
也许孩子一时不能觉察其中的寓意，但孩子在一天天长大，破题只是时日而已——这又何尝不是骆英童诗的新维度！

◎新作评介

抒写新时代工匠精神

——读蒯本佑长篇小说《一代工匠》

蒯 天



长篇小说《一代工匠》以明代蒯祥建故宫的历史故事为引子，讲述了当代苏通（苏州、南通）工匠蒯本龙带领工程队开赴大庆、西藏、新疆，叩开苏通建筑业外向型经济的大门，参与改革开放后援建项目等一系列发生在中国建筑业的重大事件。

作者以全知视角塑造人物，通过立体交叉式的描写和写作视角的灵活转换，将人物的身世与命运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表现，用纪实手法书写了蒯氏后人蒯本龙的传奇人生。

《一代工匠》的主人公蒯本龙本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小伙子，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但因家境窘迫，被人横刀夺爱，这让刚刚进入建筑行业打拼

的他大受打击，痛苦不堪。在女工程师张娟子的开导、安抚和帮助下，蒯本龙走出了困境，振奋了精神，从这场挫折中萌发了用技艺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周边兄弟命运的决心。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初心不改，凭借着高超过硬的技术、诚实守信的理念、勇于创新的精神，带领一众苏通建筑工匠，在大庆、在西藏、在新疆创造了一个个建筑奇迹，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大庆，蒯本龙将蒯氏工匠祖传手艺教给了阿玛琦夫妻，帮助他们走上致富之路；在西藏，蒯本龙带领工程队承建全国43项援藏工程，克服了高原缺氧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新疆，蒯本龙带领苏通工程队，创造了在高寒地区“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交付使用”的奇迹。

事业有成的蒯本龙并没有止步不前，他回到家乡南通继续为城市建设服务，参与到了旧城改造、新区建设和苏通大桥建设的三大项目中，并带领着苏通建工集团公司跻身于国际建筑市场。正如小说中的女记者梅小晓所概括的那样，蒯本龙的人生三部曲（三地援建项目），是一部奋斗史、成长史，又是一曲工匠精神的颂歌。

专家研讨胡冬林《山林笔记》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8月24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吉林省作家协会、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文艺报社、《作家》杂志社、时代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胡冬林《山林笔记》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活动。

已故作家胡冬林的遗作《山林笔记》是一部日记体散文集，完整呈现了作者2007年5月至2012年10月，在长白山林区考察、学习和写作的日常点滴。胡冬林因病离世后，其妹胡夏林整理了他留下的笔记，按年代分为上下两册，共计6章，118万字。该书以个人化视角呈现长白山林区动植物生态活动，兼有散文的抒情性与博物学的严谨，涉及的物种门类广泛丰富，饱含作者对长白山原始森林的热爱。

与会专家认为，《山林笔记》是作者走进自然，细勘大地，用文学的眼睛“丈量”出来的，同时又是一位生态文学作家留下的未经雕琢的一手资料，是作者为文学创作积累的鲜活素材。

曾剑《向阳生长》新书发布

本报电（张悦竹）8月22日，由玖伍文化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一棵向阳生长的树——曾剑《向阳生长》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行。

长篇小说《向阳生长》以家乡湖北红安为背景，讲述了在这片被革命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杨氏家族四代人从军国卫国的故事。主人公杨向阳家境穷困，在乡村的树荫下渴望阳光、努力生长，他从向生活屈服，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作家苏童认为，这个家族史故事，恰当地挺进了历史的矿井，探寻祖先们的人生与灵魂，让故事有了蓬勃生长的肌理，也有了文本弹性。反映了作者“将家族史的册页装订进民族史中”的努力。

作家曾剑是湖北红安人，1990年3月入伍，长期从事军旅文学创作。曾剑说，自己是一个写生活的人，不懂写作技巧、写作理论，就是写长篇也不会列提纲。10年前有了写这部作品的想法，但不敢轻易动笔。如今思乡心切，“要用文字，留住内心深处那份美丽乡愁”。